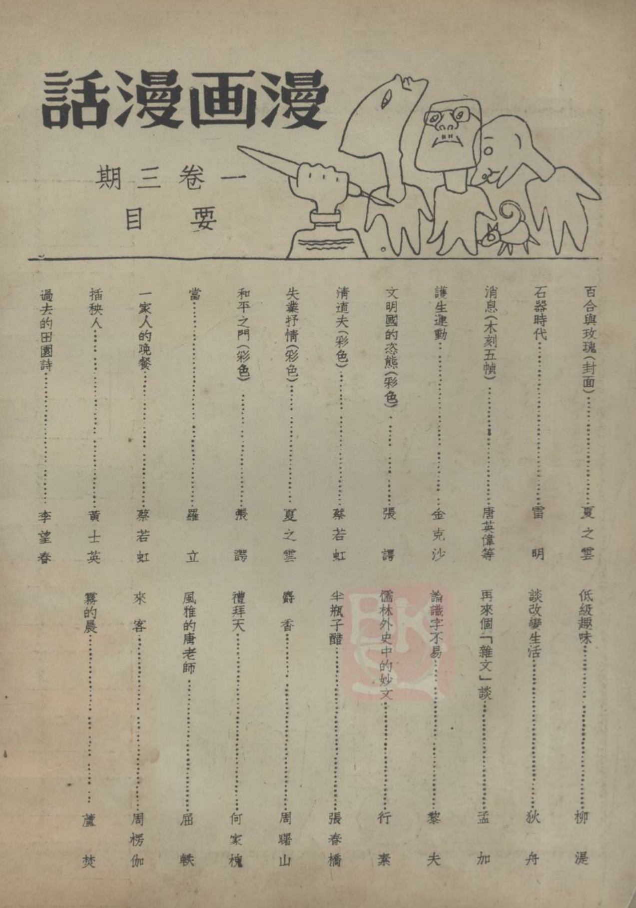

漫画漫話
六月
一巻三期
Say it
with



漫画漫話

一卷三期

要目

漫話

柳湜　狄舟　孟加　黎夫　行素　張春橋　曙山

低級趣味

柳湜

新搬的家內沒有浴室的設備，所以現在變爲一星期要上兩次澡堂子了。中國澡堂子裏據說同中國一樣是有一些神秘的，但在我卻還未感到，我在上澡堂子所感到的，與到大世界，天韻樓或坐統艙，三四等車等處相同，覺得這才是眞正的中國的風味兒的地方，實在是有一些兒討厭得可愛的，雖然它與我的生活實在有點離得太遠了。

我有一種脾氣，就是對于討厭的東西，也還常常想賞玩它。譬如坐船罷，明明知道統艙是不大衛生的，並且手中有時也不見得沒有負房艙的鈔，自己却非統艙不坐，洗澡則也愛洗池子，看戲聽書也常常找到世人認爲是下等的地方去，北平一定到天橋，端午節一定要上一次十剎海，在上海自然對于游藝場，城隍廟這類地方，也是無所不至的，雖然我一年也到不了超過三四次罷！

對于上澡堂子呢，自然比看戲聽書要多，何況目前一週就得有兩次呢！是的，我在統艙，三四等車上，遊藝場，澡堂子內都是有些收獲的，這大概就是所謂低級趣味罷！

不錯，在這些地方，確實尋不出「高級趣味」來，這不足怪，這是被一種生活圈子所限制定了的。這裏是屬於低級社會層的世界。他們貧困，失教養，但他們仍然在高重壓力下，灣灣曲曲的生活。他們是生活造成了他們的意識，他們有他們的嗜好，習慣，語言，趣味，許多與我們這些「不上不下」的人有些兩樣，這猶如我們的趣味，又比站在我們頭上的那些高貴的人們有些不同似的。一樣平凡得很。

自然，這些地方也只能表現這一等級的人的氣氛的一部份，並不能在這裏窺測他們的生活的全體，因為來到這些地方的人，在相對數方面，到底還是他們那廣大的人口的最小的幾個。雖然如此，那絕對數仍是不可忽視的，今日上海遊藝場的人數就比任何高級電影院要多過許多倍。所以這低級趣味，雖然我們看不起它，可是客觀上仍是支配的力量啊！

是的，低級趣味是應該設法代以高級的。雖然這一變動的主要動力是在生活的改善，似乎枝枝節節的去做是沒大用處的。其實完全伸着頸子去等待生活改善的奇蹟，那也完全是幻想，是完全忽視主觀的力量的。我以為在這「奇蹟」未實現以前，對于這一世界的趣味應該有人嚴肅的出來作批判，不應高潔的站在遠遠的唾棄它，應和它親近，知道它的，揭穿它的一切醜惡與毒素，去說服那些被這趣味所麻醉者。意識的前進自然可以改變他的趣味，同時舊的趣味也不容易丟掉。我就親自看見一些思想似乎很進步的青年，因為他識字不多，不能接受高級的趣味，仍然一個月要看一兩次方朔精神團的玩意，這不是舊趣味，舊形式也還能作用人的明證麼？

低級趣味的批判，現在至少可以首先說服這一部份人，這同時不就是意味着我們用人力的去促成這一趣味的沒落麼？

我重復說，從這些地方，實在是有所獲得的。你可以認識許多人，許多生活習慣，趣味的祕密。同時便可以看看中國封建勢力在中國低級人層中保持的巨力。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在這些地方，你仍然可以獲得趣味，雖然你是不贊成的，卻也仍是新鮮的，如果你想擴大一點認識的話，你怎能把自己束縛在一種生活型中呢？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閒工夫，也不妨留心到這些低級趣味的各種型象方面去，不必懼怕走進了遊藝場，或在池子裏洗澡之類，就會有損你尊貴的人格。

談改變生活

狄舟

想改變生活的人，是由於他目下的生活不能滿足自己。或由於他的生活環境的狹窄的感覺，或由於他的生活對於他的精神追求上，相隔過遠。然則他怎樣去改變呢？——過是很煩惱的問題。

世界的現狀，中國的現狀，呈示着：一個人想在社會裏面，獲得一個生活地位，是極難的事，而他僥倖地獲得了之後，又想變更他，那是更為艱難的。危機下的職業生活上的競爭，比任何時候來得利害，一方面，萬目集注着針孔般大的生活地位；另方面，一個針孔般大的生活地位，為無

數的無業或失業的手所爭攫着。這樣，怎樣去改變不滿意於自己的生活呢？——實在，是很煩惱的問題啊！

講到現在，所說的想改變生活的人，大都是屬于智識份子一類的人。勞動者行「改行」的事，但那是迫於他所執業着的工作成爲絕無辦法繼續下去之後而生的。智識份子則不同，豐富的追求性及不定實的事務的執行，使他易於不滿，由不滿而起新的憧憬，新的幻象。由此，他就憎惡他目下所做着的工作了，他就討厭圍繞着他的生活環境了。這種意識和感情的滋長，到他達到腦裏欲求的新的生活實現而後止。實現之前，他感到痛苦或煩惱。

但，要改變生活，雖困難，也還是可以改變的。問題在於這想改變的人，如何來看危機下的職業問題，及如何來看一種生活的意義。智識份子常是理念是理念，而行爲是行爲的。既企求生活上的舒適，又復企求生活的大衆化。既痛感無意義的生活現況的應拋棄，又復躞蹀，躑躅於自己的生活門檻之外。

這樣是魚也不到手，態掌的夢也是徒勞。

所謂智識份子的新的生活憧憬，質言之，不過是將自身的實生活，程度上的接近大衆而已。如若單單於理念上追求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常識，或新的文化，哲學問題，在亭子間內可以遂行，在Apartment內也可以遂行；不過，那個「新」，只是屬于理念，宛如飄浮於蒼空的理念。

現代的學問（包含一切智識份子在精神上所追求的），只於實踐中存在着。現實生活，以它的豐富內容及發展速度，使文化的反映，加工製造也來不及。則已有的，不在實踐中去「觀摩」，也是不會理解的。

而現代的生活，是從來未有的羣集的。羣集的貧苦，羣集的飢餓。生活於羣集裏面，才目睹到了任何人所欲求的生活的「新形姿」和健全。也才吸收到了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一切。

所以，倘若「堅決」代替了「艱難」，「煩惱」變成了「勇氣」，大衣換上了長衫，要改變生活，也還是可以改變的。

再來個「雜文」談

孟加

林希雋先生在其「又是雜文」（自由談）一大作中，好像眞個很惋惜似的說，因爲先前無意之間，寫了一篇「雜文與雜文家」，表示出對于「雜文」的「一點管見」，却不料因此而激動了一些人的「公憤」，「一時明槍暗劍大施攻打」，自己又沒有「組織」來作「靠背」，幫幫忙，所以一逕祇好「沈默」下去了。在最後一點上，是林先生自己假裝客氣的。其實，

林先生確也不曾「一逕兒沈默」過，不過少說就是了。關於「雜文」，林先生也着實發揮了不少不像「一點管見」的意見，隨後在一些「幫忙」的報章上也就一下子響應了起來。看客確是冷落，而林先生自己的朋友們，卻是不曾寂寞過的。

說雜文包羅萬象，成爲一種暴露現實的若干斷面（社會現象，文壇怪相）的工具，既不像這，又不像那，可是這種「四不像」並不會妨礙它的價值，假如它眞的就像林先生那麼「嚴格地」說，「勉強算它有少許的文藝性質，還是不可能的」，那也沒關係，只要它不但觸着人家的「創疤」，在塗滿雪花膏大搖大擺地在文壇上「拉客」的人們的臉上，尋出多少使人一知道便覺得難爲情的斑點，而且一擊就中了人家的鼻樑，拆穿了西洋鏡，剝落了假面具，教看官們更清楚地認識這世界的眞相，那，它的價值，也就大過了那些描寫「身邊瑣事」「馬戲班的少女底肉感」「維也納某舞女的豔聞」的「文藝作品」不知千萬倍了，雖然依林先生的「嚴格的」基準，「勉強算它有少許的文藝性質，還是不可能的。」

不錯，林先生是相信過去一年雜文確在興盛着，不過他覺得「莫名其妙」而且「寫得優秀（假如有存在價値的話）——加註：這是林先生寫文章精密的地方，「假如」此地不來個「假如」，那，林先生的「管見」，怕眞個要拆臺了——的，根本就很少見到」，「若有所謂寫得好的，我想大概就在於用來做『人身攻擊』這一點功夫上」，「有什麼偉大的地方」，他是「不相信」的。

即使雜文做「人身攻擊」也好，不要緊，只要攻擊得對，不要「尖刀亂按」，那就行。這年頭，文壇上儘多「幫閒」之士，「文探」更多，「冒牌」者也不少，假如雜文先生挺身而出指着它說：「多大的牛皮！是狗肉呢，什麼羊頭！」，要是這也算是「人身攻擊」，我卻以爲這種「人身攻擊」是大有必要的。只有像抱着「彼一是非，此一是非」的態度的林先生之流的「中庸」的「超然物外」的文士，才對着這種「攻擊」橫加誣蔑，甚至「魂不附體」。

「玄虛」是可賣弄而不可賣弄的。林先生慨嘆雜文之毫無「文藝性質」，不相它有「什麼偉大的地方」，而且進而宣稱：偉大的作品和雜文是「蹺蹺板」，這頭之所以「低下去」是因爲那一頭的「高起來」，故而「，偉大作品之產生，又須等至雜文勢弱或完全消滅之時」。（大意如此，原文不在手頭）

然而，究竟爲什麼雜文會妨礙偉大作品的產生，什麼才算是「偉大」，帶有不僅「少許」的「文藝性質」的東西，林先生可沒有而也不便說出來。

自己又算是曉過一次舌了，就算

它是「管見」也能，不「管見」也能，君不見浪跡天涯江湖客，賣武之前總免不了說幾句「前面老師兄，後面老師弟……」，客客氣氣，等到看官不喝采，沒得錢到手，卻又臉孔綁得緊緊的，怒視觀衆乎？所以說，客套話可以不必說，盡管這是「退步之地」也好，不也好，大家挺身而出，耍耍幾套，橫豎誰家本事好，拳法打得妙，看官自然會「明如指掌」的，打了幾下，便「飄然遠引」，說自己不會出過手，也總是瞞不了人家耳目。賀之空受「明槍暗劍」，「接三接二的冷箭」之幻影的虛驚的林志士，以爲如何？

論識字不易

黎夫

現在似乎再沒有人會板起臉孔說出「民衆生成是愚蠢的」那樣的話了。江亢虎在「存文會」成立大會的主席台上，一面主張「存文」，一面也還把白話文的功用，歸到「普及教育」上去。「普及教育」，自然是對着那些愚蠢不識字的民衆說的。這在江博士的意思，雖然並不跟一般人嘴裏的「普及教育」的意思一樣；江博士也許只想拿這句話來抵抗自己的論敵，表示自己即使「存文」，並沒有忘記民衆，然而，單是這樣，也可見民衆的地位在一般人的眼中是如何地轉變了。

于是，識字運動，就從今年的五一節起熱鬧起來。

要民衆識字，自然是好事，沒有人會反對。以前三家村的私塾先生，要把自己的「束修」弄豐富一點時，也要來一回，「勸學」。「勸學」不同于識字運動的，是後者的方法是「強迫」，前者卻只能說好話。他們常常用那「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話來做宣傳，而這話，在當時確是頗能聳人聽聞的。不過，後來科舉制度廢了，讀書再不能高陞了。「勸學」這才自然地失去效用，民衆的回答，已經變成了那樣的冷酷「『子曰』又不能夠當飯吃」。

這便造成了三家村學究的永遠的悲哀。

當然，現在識字運動的意義，不會有「勸學」那樣的簡單，現在民衆對于知識的要求，也不會跟以前那樣淺薄，不過，倘使這運動不是跟江博士一樣僅僅站在主席台上喊喊「普及教育」就是，而是需要實際行動，困難仍然是有的；也許愚蠢的兒童，還是沒有福份接受這份厚禮。肚子問題，是更一天嚴重一天了啊。

從「子曰又不能當飯吃」這句單純的話裏，我們發現了兩種困難：一是作爲識字運動前提的吃飯的本身問題，一是識字和吃飯的關聯問題，也

就是什麼字才是他們所要認識所能消化的問題。

關于第一個困難，我不想多說，因爲這是大家所共見的，所同感覺到的。七八歲的孩子，早已要用自己的勞力養活自己了，要他們捧着肚皮來識字，總似乎不是「強迫」做得到的事。擺在問題前面的，必定還有限止兒童勞動，而又使他們的肚子得飽，然而，這却已是國家的大問題了。

暫時談談第二個問題。識字，素來是以爲容易的，三家村學究就老是搬出他們師承的那些法寶來教學生，他們可以不管自己所教的有什麼意思，也不需要學生懂得那些書本的意思；他們教學生唸「人之初」，只要學生能夠照他的讀法唸出來，只要學生不把「人」字寫成「入」字或寫成「八」字，他們的「束修」就到了手。這是容易的，然而，這樣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爲當時一般人對於讀書，是妄想「高陞」，而不是爲了「生活」，等到讀書和生活發生直接的關係時，這種教學法，眼見就倒台了。

現在，民衆的要求識字，顯然不是這樣可以糊塗了事。他們要認識字，不單是認識字的形體，是要認識字的內容，是要認識那個字與他的生活的關係。對鄉村的孩子，你教他些表現都市物質文明的字，如跳舞、機器、無線電等。無論怎樣他是不了解的。太白二卷二期有一篇全衡君的當小先生，就充份描寫了這一點。先生對學生講「禮貌」，但學生的回答，是「人爲什麼要講「禮貌」呢？……我底爸爸在廠裏做工的，每天一定要到半夜才回來，疲倦得像要死去，我從來沒有叫過他，爸爸也從來沒要我叫他過」。這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永遠不會認識「禮貌」，也不打算認識「禮貌」，這樣硬把些與民衆生活不相關的字要民衆去認，是二十年來「民衆教育」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說，這次的識字運動，規定了六百個字，我不知道這六百個是些什麼字，但如果仍是不顧到民衆的實際要求，和他們的消化力，只憑先生的腦子想一些民衆生活無關的東西推行起來，定然還是不容易的。

儒林外史中的妙文

行素

胡適在吳敬梓傳中引了一段儒林外史的本文，先首胡先生冠以「最妙」二字。

最妙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

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擇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何」，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時文大家的學問，眞可令人絕倒。

細想一下，這現像也有他的客觀原因。清初常興文字獄，弄到人人自危。就是儒林外史中也看得到：一位好書的士子，訪求天下名人文集，因爲弄到了一部高青邱（戴名世）的文集就被釘稍到玄武湖中莊徵君家，興師動衆包圍了去，比拿江洋大盜還要嚴重。所以那些讀書人，就祇好「胡說八道」。這一段胡說的描寫，也許不祇爲的是「時文大家的學問」？祇少在今天來看。

半瓶子醋

張春橋

俗話里有一句，『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盪』的話，它底意思就是說：如果一個眞實的有學識的人，他對事，對物，以及對人都是誠實的，謙的，也就是不自滿的。另外的就差些：他並沒有眞實的東西給人看，再說句鄉下話：他是『屬枕頭的』——草包一個！我們別管枕頭顯是乾草、蛋屎、或城市的蒲絨，枕頭的外表却是很美觀的，假如果你給一個未曾見過枕頭的先生看去，未必能夠猜出裏面是什麼東西；大半要說裏面不會壞的。這種半瓶子醋似的人也是爲此。他什麼也不會，可是酸氣十足，走起路來十里開外的人就會知道他來了。

在我們鄉下，這種人是最「吃得開」的，他們包攬訟事，勾結鄉紳，收買流氓，作事情表面很慈祥，其實是「笑裏藏刀。」行動上很漂亮，旣爽快又麻利，但如果考察一下時，會發覺到他們的確只是「半瓶子」晃晃盪盪的醋！

這風氣現在跑到文壇上來了。

現在文壇上就有這種人，他能夠寫一點文章或者竟不會寫文章，憑着自己底親戚或某些原因而發表了一星半點的所謂作品，於是儼然作家自居。對於自己底四周以爲都是粗俗的，不配一個所謂作家一顧！於是，他坐在亭子間里或公寓，別墅里當起作家來了。本來當作家是容易的，他們更容易，他們可以幻想，可以談他自己在電車上的豔遇什麼的。譬如說，他是一個詩人吧，他成天寫詩，寫給自

已着，給愛人或太太看。因爲別人是不了解他的。如果偶然別人說到他而且議論到他時，他也是不理，頂多是說人們不夠了解的資格。「爲什麼呢」這一問題他永不去思想。於是他拉攏名流，出刊物，而更成了一點名。雖然這名只是虛名，只是枕頭的皮面，肚里仍舊是乾草。

然而這種虛名在中國文壇上却很有用，因爲有用，於是養成了那種半瓶子醋的人。

如果我們往中國文壇上去找這種人是不難找得的，我很相信。

今年是兒童年，許多人在那兒吵，現在怎樣呢？………

我們只能聽到呼喊，却看不到眞實工作者。我們却需要眞實工作者，來清潔這些人！

也許這些話近似風涼，然而，「自我批評之與我們就和人和水的關係一樣。」這句話仍然是對的！

麝香

曙山

不論什麼東西，只要能發散出一種氣味刺進人的嗅覺中，都感覺得是香的，那大概就沒有不受人愛憐。甚至於其本質並不是香的，但若一經香料的浸染，從而再以香字來形容，例爲「香妃」，「香窗」，「香車」，「香冢」………等，這也就會令人見之而覺得香氣撲鼻。何況麝香，這簡直是衆香之中手屈一指的珍品，又怎麼能不爲人所愛？

我自小就常聽老人家講過，麝香是出在青海，西藏等地方。——麝也是一種野獸，似鹿而無角，牡者腹部有一皮脂結成的塊子，其大如雞卵，其香氣甚烈，這就是叫做麝香。然而話雖是這樣的說，惟實物却從來沒有看見過。

去年國慶——十月十日——我因沒有「藍袍黑馬褂」，不能去參加紀念典禮，於是連熱鬧也沒有心想出去看，只好像學楚囚似的悶坐在家裡。

青海劉君來訪了。我們見面，是慣以西北的風土人情等爲談話的資料的，因而這一次又談到了麝香。他說：

「現在有人帶些來賣呢，你不買點嗎？」

「買有什麼用？」

「是一種藥品：能治肚痛，能止傷痛，都有奇效；尤其是老年人服了，其滋補實遠勝於人參。但是青年人却不能服，恐怕會燒毀了生殖的機能。」

「其外還有什麼用處麼？」

「有，就是爲香料之精；如果有一個在此，便香氣滿室。」

後來我更問到他，這是怎麼取得

的。據他說，凡獵麝者，無非是爲取麝香，因此這必須手脚敏捷，不可給牠知道之後才下手。因爲牠一知道了，趕到危險時就自行撕裂，使你不能取得整個的。這種說法，我們再證之談苑內所說，也差不多。如謂：

『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爲人逐急，即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縶，猶拱四足保其臍』。

由此我又想起「噬臍莫及」的典故，原來還是出在麝身上。這個且看左傳內有云：

『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同臍)，其及圖之乎？』

又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以爲這種話也很能適用於麝。但是天既厚之而予以異香，却又不另予以保獲的能力，反而使牠囚此煩惱，恐怖，忍痛，以至於受殺身的慘禍，也似乎太拿牠開頑笑了吧。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於此益足證明此言爲不謬。

本來，所謂『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古人已經諄諄的告誡過我們，然則麝又不是因這種緣故，以致自取其侮嗎？然而世之因香而反令人可傷可歎者，又何止是麝爲然，他若花之被採與果之被摘，亦往往與麝所遭的是同一的命運呢！

說來人總該是聰明得多了。但今覺有我所不懂的問題，便是據海關上報告：去年八個月內，全國香水脂粉的輸入，約達一百一十六萬元之鉅。

凡人總喜歡聞香氣的：香水脂粉總是用在布爾喬亞派的青年女人的身上的。於此我雖不欲說她們是專爲取悅於人而用了這許多的香水脂粉，但這香氣却不能不刺入別人的鼻孔，而使人也會『聞香下馬』！……呵，我還記得落華生曾說得好：

『不明白麼？因爲你一愛，便成爲你底嗜好；那香在你聞覺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第二期要目

禮拜天

A·愛爭特楊珂作
何家槐節譯

禮拜天早晨，伐加爬上我睡着的火爐的暖磚，她的頭髮披散在我的頰上，低聲說：

『山雅，快起來——太陽馬上出來了，我們會得太遲呢。』

來不及洗臉，我就向母親要了一塊麵包，急急的跟着姊姊出門。

我們走過了睡着的村莊。當我們走過最後一座茅屋的時候，伐加就坐在地上，深深的舒一口氣。她脫掉帆布鞋子，讓她的頭髮披了下來，赤脚跑過寒冷的草地。她高聲地喊我，要我去趕上她。

在『狗區』沒有一個人跑得過我。我捲起了褲子，從後面追她。但她的身子，老是向着遠處漸漸的縮小。

當她跑得離我很遠——大約一箭之遙的時候，她停住脚步，躺在一個鼬鼠窠的土堆後面。她把手放在嘴上，喊着說：

『山雅，山雅——快來呀！』

我趕上她的時候，她牽着我的手，並排的跑着，在我們赤裸裸的脚底揚起灰塵。草地沙沙地響着，去年的野草發出碎裂似的聲音，狗尾草也在微風中搖曳。一隻鵪鶉忽然的就在我們脚邊叫了起來。這意料不到的叫聲，使伐加蹌了幾步。她筆挺地站着。她躡手躡脚地走到那個鵪鶉飛出來的地方，很謹愼地在草野中找着鳥窠。

『哦！』她驚叫起來，向後退了幾步。『山雅，它們仍然是赤裸裸的，這些可憐的小東西，它們在那兒發抖呢。』

在一個塡滿着枯草的地洞里面，有窠小鵪鶉擠在一起，它們很軟弱地拍着剛才生長而股膜還沒有堅固的翼膀。

伐加很快地蓋了洞口，把枯草聚在一起，做成了一個帳幕似的遮蔽物。

『山雅，你千萬不可再碰一碰這些小鵪鶉啊，因爲你如果碰一碰它們，它們

的娘就不肯再認它們了。」

我們一再的拍掌，跑過大草原，踐踏着高坡上的野草。露水沾濕了我們的脚，薊草刺痛了它們，蒺蔾絆住了它們——我們一直的向前跑去。

伐加終于站住了，很急促地喘息着。

『哦——哦——哦哦，山雅！』她喊着，她的手壓住胸脯，閉上了她的眼睛。

其餘一段路，我們是靜靜地走着的，因爲我們已疲倦了。我們一直走到賽佛雷姆加河。它沿着叢林潺潺地流着，平靜，清澈，而且溫暖。

我們開始脫衣服。伐加很小心地把她那件綠色的印花布外套掛在一條枝椏上，把衣服上的縐襞弄平。

我坐在河岸上等着伐加。我怕走進水里去。她向我游來，用脚踢起水泡。她爬到沙灘上來，向着我跑，在她那個扁平的肚子和嫩白的屁股上，都閃耀着水滴。她握住我的手膀，時刻都很開心的笑着，他把我拖到水里去，不管我是怎樣的抵抗。我大聲的哭着，她却不住地勸誘着我。

『閉嘴，你這小癟三！』

一下水我就不怕了。我的雙手圍着姊姊的頸子，由他拉引着，一直游進河的中心去，一點也不怕。

我們潑着水，在沙岸上跑着，躺着，一直到太陽出來。當那大火球升上樹林的時候，我們躺在草地上曬暖我們自己。伐加散開了她的水濕而且滑溜的頭髮，披散到她的肩膀上，絞下了水，使它在陽光里曬乾的時候，它刺癢着她的膝蓋。

于是我們走進了樹林。伐加的頸子袒露着，躲進一個小小的山谷里去。但不久又跑了回來，他手上滿是花草——紅罌粟，狗尾草，羊齒類植物的葉子。

她把我的頭埋在花叢里面，於是又引我跑進更深的地方去。她一採到了新奇的花朵，她就發出快樂的笑聲。羣花好像一座灌木林似的圍繞着她，使我在後面簡直看不到她的頭。她愈跑愈深，不住地採着橡實，飲着而且濺潑着泉水。

我却疲倦而且饑餓了。

『伐加，讓我們回家吧。』

她轉身向我。花朵從她的手指中間溜了下來，她的嘴唇顫抖着，眼淚湧進了她的眼睛。

『不要回家，山，我還不願回家呢。』

我們一直坐到太陽下山。伐加看去似乎給曬成褐色和薔薇色了。有幾束狗尾草掛下她的褲帶，一只飛舞着的有金藍色翅膀的甲蟲，和幾根花桿子，都纏結在她的頭髮中間。

她把一個小鍋子盛滿了水，插進了花束。

『聞聞看，媽媽』她把這鍋子獻上去說。

整座茅屋彷彿突然的光明起來，似乎樹林，河流，以及陽光的香氣都給吹進來了。祖父靜靜地睡在那兒，微笑着。

『伐加給我們一朵紅的，一朵紅的，像給爸爸的那朵一樣！』密脫加和納爾加一齊哭着說。祖父移動了一下。他招

呼伐加，她走到他的身邊去，用她的手臂圍着這個龐大無比的身體。

『叫我們都到這兒來，』聶開諾請求着。

我們都坐祖父的周圍，等他開口。房子里面已經昏黑了，却沒有誰願意上燈。

祖父支起了身體，他的鬍子顫動着。他的呼吸是很困難的。

『我知道一個故事，孩子們，我知道一個很老的——很老的故事——聽我講吧——。』

他倒在枕頭上面，休息了一會。他的呼吸嘯嘯的通過牙齒。

開始他講得很柔和，不時的停住，被一陣陣的咳嗽所震動。

『好，你們聽吧，孩子們：從前有一個人，一個好人，一個強健有力氣的人。他能够赤手空拳的把石塊磨成細沙。喔，那是一個像鉄一樣強硬的漢子！可是他祇有力氣，因爲不論上帝或者人，都沒有給他別的。他實在是個窮苦的可憐的人！他想自己找幸福……他拚命追求。他失去了他的腿子和臂膀！但他還是拚着命追求，盲目的生活下去。他不斷地追着追着，使得快樂之神終於可憐他——給他快樂——』祖父講得聲音變成了沙啞，『但事實上却不過是開他玩笑，毀壞了他——把他引到死路上去！』

密脫加和納爾加逃開祖父，蹲伏在母親身邊。我突然的感到全身發冷。伐加想使祖父的頭睡到枕頭上去，但他推開她的手，大聲的喊道：

『不，不，等一等——再等一刻！這故事里的主人公，以後究竟做些什麼事呢？在地終於追上了快樂，而且想把快樂握住的時候，快樂却化成了一陣烟，祇在他的手指中間留下了一點灰燼。於是這個人撲倒在地上，在地上碰着他的頭，打落了他自己的牙齒，挖出了他自己的眼睛。

『爺爺，我親愛的，請你不要再講吧，已經儘够了，儘够了——』伐加嗚咽着說。

聶開諾坐了起來。他坐在床上，傴僂着，但就是這樣，他的頭也碰到了天花板。他就像這樣似的坐着，講完了他的故事。

『從那時候，這個苦命的人就鬼魂似的東西徬徨着。他再不能找到安靜和快活了，除非在墳地裏面，那時他可以聽到野梨樹在墳墓上面沙沙地響着！』

祖父無力地倒了回去。床舖震動着，在他的重壓下，床板軋軋地響着。他的嘴唇上，湧出黑色的涎沫。

伐加在床邊跪了下去，她的頭髮披散在她的肩膀上面。她用那件禮拜天穿的外套的袖口，揩去從他鬍子里流出來的紫黑色的液沫。

『爺爺』她流着眼淚懇求，『爺爺，我親愛的，睡下來——我明天會帶給你一隻檸檬——我親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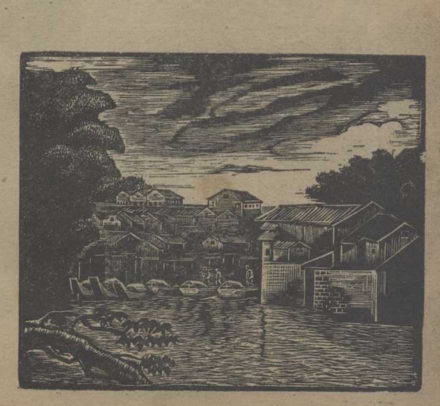
石器時代　　雷明作





消息

唐英偉作



寧水之濱

羅清楨作



春雨　唐英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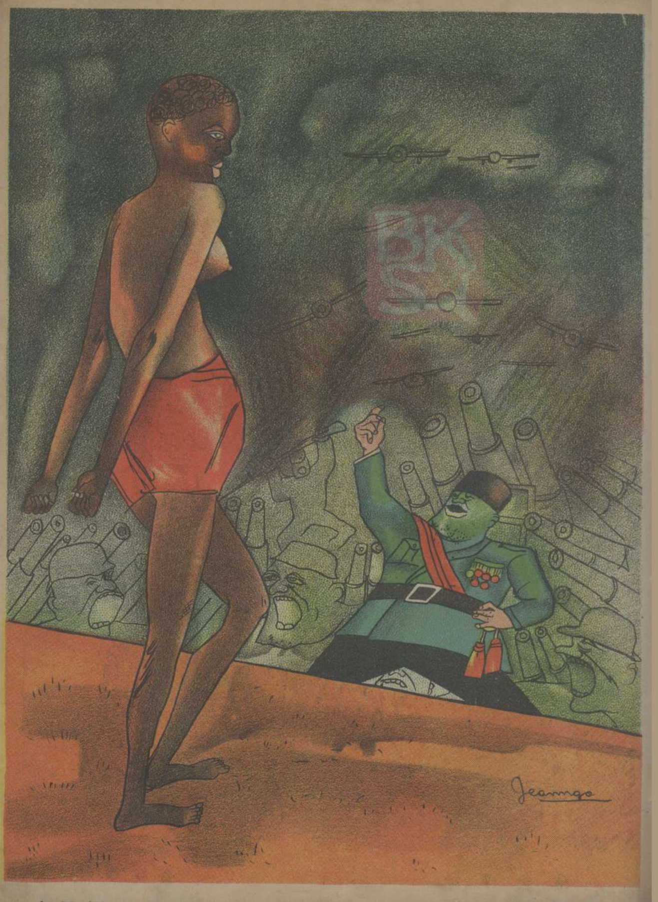
尋途　胡其藻作



月夜　張慧作



護生運動　　金克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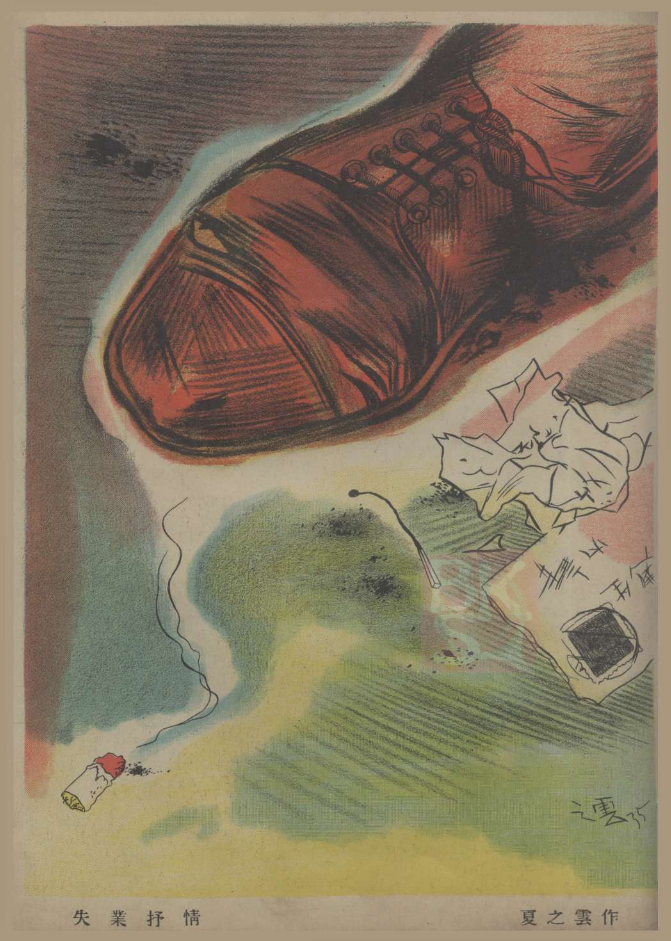


文明國的恣態　　張諤 作



清道夫

蔡若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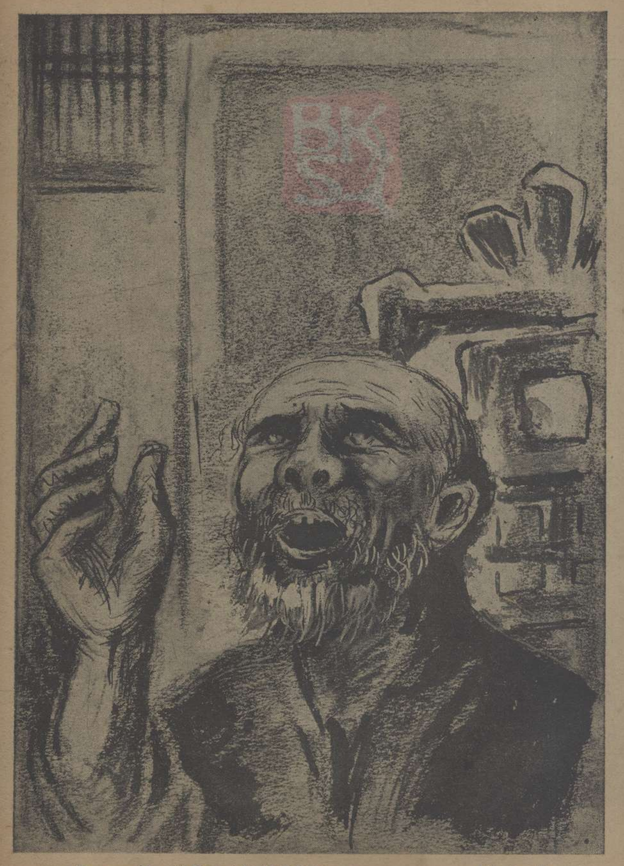


失業抒情　　夏之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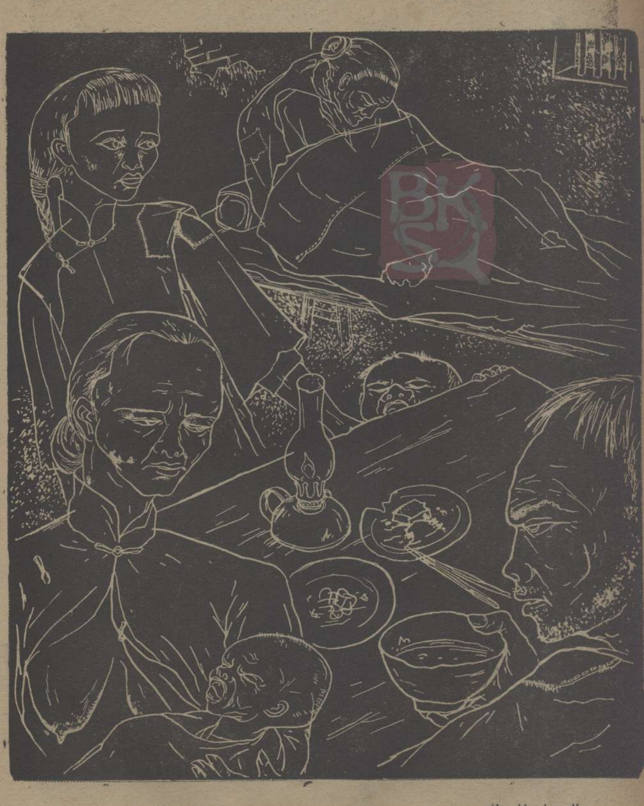


和平女神說：『請你們將這些可怕的東西搬開呀』！他們的回答是：

『請問你叫誰去搬哩』？　　　　張諤　作



當　——好，就是二十個銅子兒吧——　羅立作



一家人的晚餐　　　　蔡若虹作



插　秧　　　　黃士英作



笛

村婦

社戲

晚餐

過去的田園詩

李望春作

風雅的唐老師



屈軼

風雅的唐老師一睜開眼來，便聽到屋簷下的小麻雀兒唧唧喳喳地叫，心裏立刻感到一陣歡喜。畢竟是春滿大地，連小麻雀兒也不免風雅，聲韻悠揚地吟詩了。

——然而可以人而不如小麻雀乎？

唐老師翻了一個身，又不禁「感慨系之」起來。

——然而可以人而不如小麻雀乎？那麼讓咱家也來「風雅」一下吧！

唐老師畢竟有點「那個」了，但一時風雅不出來。可是「風雅」這二個字却像這臥室——這破祠堂左廂樓上——底小耗子似的，拚命向自己腦子裏攢進來。

——風雅呀！風雅呀！還不風雅嗎？哦哦！（唐老師風雅了）哦哦！（唐老師記起來了。唐老師唸着）：『春眠（呀）～～～不覺曉（呀）～～～處處聞啼～～～鳥（呀）！夜來（呀）～～～風雨聲，花落（呀）～～～知多少（呀）～～～

唐老師這麼地足足吟了半個鐘頭，於是覺得自己業經「風雅」，並無俗氣等情了。唐老師才起起身來。可是唐老師看到這灰塵撲朔的房間，連中間一條正樑也斷掉了，非用一條拐杖似的毛樹給柱牢不可，唐老師又不禁感到有點那個。眞是老天沒眼，不賞識我老唐風雅。一般祇知道「的嗎呢了」的小夥子，現在全做起官來了。做起官來了，有錢了，享福了！而我老唐呢！哼！一個小學教員！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得做！說什麼還要檢定啦！檢定就檢定吧！可是像煞有介事似的，還說我資格不夠啦！資格不够就不够！反正是「的嗎呢了」來檢定我「之乎者也」，你們也不配！看我老唐不能「**奉此**等因」在這自家村莊裏開起書館來！

唐老師一肚子懷才不遇的感慨，又把自己那一份「風雅」氣度趕跑了。穿好了衣服，跳下了床，打開了竹編的紙窗，往大殿望一望，大殿裏黑沉沉地擺着幾張破桌子，闃然無聲。祇有龕裏邊十幾排灰塵撲朔的木主，左擁右擠地站着。泥手泥脚的小學生，可還沒有一個。

——唔，這不是生意經！這不是生意經！雖是忙種時節，但做了學生子，書總得讀呀！便是咱家自己吧！年紀已輕半百，也還日夜誦讀不倦！現在世界，眞個是不得了，連小孩子也歡喜唸：「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叫！」那一套

去了！這眞是什麼話！這那里及得我老唐這一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呢！然而——看哪！不是生意經呀！不是生意經呀！一總十來個學生，倒有三天二日不到的。那麽——那麽——

那麽祇讓咱們唐老師獨自個兒去風雅了。唐老師於是一步一蹺走下樓去。口裏還是一套：『春眠（呀）～～～不覺曉～～～』的朗吟。

吟呀吟的吟着。唐老師吟到廚下，從水缸裏舀了一木盆冷水來洗面。小小的一塊高麗布，抹不遍唐老師全個面孔。可是水底冷度，却刺激得唐老師毛管直豎。唐老師發起氣來，便把布手巾，向木面盆一擲！

——眞不是生意經！眞不是生意經！雖然呵：「一簞食，一瓢飲，身居陋巷（呀）而我顏子不改其樂！」然而欲道之行於天下也，却惟有那個——來一會那個，那個復古——復古運動呀！

想到復古，便記起自己肚子。唐老師感到肚子有點兒餓了。可是唐老師一伸手到米缸裏，米缸已見了底。唐老師連刮帶刮的，終算刮起了半碗米；還得熬一碗粥！好！一碗就就一碗吧，唐老師便把那米放到鍋子裏去，同時，還折着柴枝，擦着洋火，燃燒起來了。

唐老師坐在灶前，看這鍋裏底水冒白氣。腦子裏突然一亮，覺得「復古」和「吃飯」大有關係，唐老師計劃着什麼時總得做一篇「子曰」式的文章出來，哄動哄動村裏人，招徠些小學生。要不然，自己既然「的嗎呢了」不來，且也不願改行，難道眞的活活餓死不成？

當然唐老師是不會餓死的。鍋子裏底粥，已經粥粥地「宣告」煮熟了。唐老師便把它盛在瓦碗裏，霍霍地喝了半肚，也稱半飽了。肚子飽了，於是風雅的唐老師又應該風雅了。

唐老師負手長吟地蹺出了廚房，到了大殿。一邊等待來上學的學生。一邊還在階前來來去去地走。

突然唐老師看到階前花壇上，有一株丈把高的丈紅花放了花。那丈紅花的莖子，像麻楷一樣。葉子大方形的扶疎地生着，紅紅的大花朶，在每瓣葉枝間開放。昨夜的涼露薄薄地灑在花上葉間，倍增了它底鮮豔。晨風吹過去，那花搖呀搖的搖着。像在押唐老師有韻律的走路的拍子。

唐老師不免感動了，唐老師立了下來。

——這一會非自己來風雅一下不可！這一回非自己來風雅不可！

唐老師讀過了許多古人咏菊，咏梅，咏竹的詩，可沒有讀過咏丈紅花的詩。然而咏丈紅花，却非我老唐自己來一首不可了。比如說吧！咏菊要算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人家都說他咏得好，可是陶淵明底咏菊，照我老唐看來，却祇做到「興也，」而沒有做到「比也」和「賦也」地步。這仍算不得好詩。但「咏菊大家」就算派給老陶了吧！老陶是個咏菊大家。但咏梅呢——咏梅大家當然要算林和靖了哪！『疎影橫斜水清淺』，句子雖然好，但也祇做到

「賦也」而已。「比也興也」可又脫落了。至於咏竹呢——咏竹啊！……

唐老師一時可想不到誰是咏竹大家了。但現在——

——我老唐，我老唐非做一個咏丈紅花大家不可！那麼咏呀咏呀的咏吧！

於是唐老師首先把詩經裏賦比興三義來考量一下：

——還是先賦而後比興呢，還是先比而後興賦？但照我老唐看來，就眼前事物，先來說出，且要說出得活現，那麼還是先來比一下吧！比得活現以後，於是來一會賦，補足這事物的形狀，最後拖出一句興來，於是讀了我老唐底詩的人，就不免「感慨系之」而「津津有味」了。

——那麼比吧！比吧！

可是唐老師一時「比」不出來，便死睜着眼，向這丈紅花看，究竟這花底葉，這花底莖，像些什麼呢？湊巧唐老師，肚子咯咯地一響，想起了南瓜湯飯的味道。同時那南瓜闊大的葉子也展在眼前了。唐老師高興地打了一個旋，長袍角打住了腿子。唐老師又想到袍子是布做的，而布又不免是麻織的。那麼咏丈紅花的開頭就是這樣吧：

——葉似南瓜(呀)～～～～莖似麻——

唐老師吟出了一句，不覺全身輕鬆，立刻跑到教案旁坐下抽出一枝筆濡着墨盒裏的墨，展開了黃抄本，唸一個字，寫一個字地慢慢兒寫完了一句。接着又捧天書似的捧着黃抄本，走到階前，朗朗地高誦起來：

——葉似南瓜(呀)～～～～莖似麻～～～～南瓜呀！南瓜！麻呀！麻！好極了！好極了！竟不料一句詩裏有二個韻，這叫做「攔腰一韻，萬年亨通！」我老唐說不定還要交老運呢。可是這「麻」韻裏，還有什麼字可押韻呢！麻、霞、瓜、麻麻、麻……嗳！麻木不仁了！怎的我老唐也有麻不出來的時候呀！奉此，不免一查詩韻合璧，以免韻脚押錯等情便了！：

唐老師便將天書卷在左手握裏，重返到教案上抽出一本詩韻合璧來，翻到「六麻」韻那里，唐老師發現了一個「花」字。

——是呀！(唐老師叫了起來。)放着現成字眼不押韻，眞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老唐竟也有這一失脚了，使天下後世人知道我老唐做詩、必翻詩韻合璧，那可還得充作風雅？然而已經翻了，那麼就以「花」字爲韻，來「賦也」一下吧！那麼就是先在句末寫上「紅花」二字吧！紅花則必須開的，那麼就在紅花二字上寫個開字吧！可是這紅花不是一下子便開開來的，是次第開開來的。那麼這七個字先來五個『次第開紅花』吧！可是什麼時候次第的開呢？還不是今朝嗎？我老唐就祇在今朝看見它開開來的。那麼第二句七個字也成了。——『今朝(呀)～～～～次第開紅(呀)～～～～花』

唐老師在他黃抄本的天書上寫上了一句比，一句賦，現在應該接下去興一興了。可是唐老師早飯不曾吃飽，雖然有點點兒風雅，却沒有好興頭，興不出什麼來。那麼，暫且捧起天書來，讀一讀吧，也許能讀出興頭來興得下去了。唐老

師於是又在階前一邊朗讀，一邊長吟起來：

——葉似南瓜(呀)～～～莖似麻～～～。今朝(呀)～～～次第開紅(呀)……花。

吟呀吟的吟着，唐老師覺得越吟越好聽了。自此以後唐老師不成爲唐丈紅花大家，便是天理全無。而且唐老師底吟詩方法，也是從盤古時代傳下來的，每逢平聲則一揚，搖一搖，拖出一聲呀來，眞是一點板眼也不走的古代吟詩法呀！於是唐老師再來一遍長吟：

——葉似南瓜(呀)～～～莖似麻～～～今朝(呀)～～～次第開紅(呀)～～～花～～～。

『老師！老師！』正在唐老師吟得高興，一個小學生突然推門進來，把唐老師底吟興打破了。『不得了！不得了！祠堂後面，着起火來了！已經燒去了三四間茅屋，說不定會燒到——燒到祠堂後殿來呢！』

『渾賬！你說什麼？你打破老師詩興，搶奪老師風雅，該當何罪？』

唐老師罵着，跳下石階，向那小學生劈面二個耳光。小學生哭哭啼啼地跑出去了。可是一等小學生哭聲也聽不到了，唐老師眞的聽到祠堂後面響着「咳咳唷唷」的人聲，鐵鐵拍拍的火聲，牛底嗥聲，鷄犬的驚啼聲，女人底號哭聲。唐老師心裏不免一跳；然而——

——不管它火燒到不燒到，我老唐爲要打倒『的嗎呢了』派，復興「之乎者也」派，還得非做成首詩來不可。可是我老唐沒有飯吃，連南瓜湯飯也求之不得了。那麼接一句『從來——從來(呀)秀色本可餐！』吧。可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這是天經地義，可是「可」字是仄聲，應該改作「堪」字，而「餐」字又是平聲，應該改作「食」字。那麼就是這樣吧：『從來(呀)～～～秀色本堪食。』「秀色」～～～「秀色」，「食」呀～～～「食」呀！那不是說到女人了嗎？女人！女人！唔！偏是我老唐的老婆死了，兒子又沒有，那麼我老唐現在非來「興也」一下不可了。那麼最末一句就是——就是——『何事老唐獨無家！』「獨無」—「獨無」，無字不又是平聲了嗎？「獨無」字可換什麼呢？可換「沒有」，但沒有是「的嗎呢了」派，我老唐可不高興用，那麼「獨無」就「獨無」吧。……

唐老師終於把那全首詩寫在他天書上了。唐老師再站到階前來，再來一遍朗誦：

『葉似南瓜(呀)～～～莖似麻。——比也。

『今朝(呀)～～～次第開紅(呀)～～～花。賦也。

『從來(呀)～～～秀色本堪(呀)～～～食。賦而比也。

『何事老唐(呀)～～～獨無家。興也！』

唐老師吟了一遍，再是一遍。突然祠門大開，擁進七八個赳赳的農民。一邊叫喊，一邊儘向裏跑。

『火已經燒到祠堂後殿上了！後殿上了！快來救呀！』

接着又是提筒担水的村民，成羣地擁了進來。

唐老師手執天書，淡然地看着火底延燒。

來客

周楞伽

這一天，先生和太太都很高興。天還沒有黑，已經把晚飯用過了。原因是先生所著的一個傑作劇本將要由某某劇社公演，而太太便是這劇中的女主角。

一切都預備妥當，太太打扮得花枝颭颭，在穿衣鏡前照來照去，足足照了有半個鐘頭，直到覺得全身上下都完美無疵了，這才嫣然一笑，吩咐傭婦去叫雲飛汽車。

可是，不幸得很！恰恰在這當兒，有一個不速之客來訪先生。

客人是由先生的一位莫逆朋友介紹來的，不但有名片，而且有介紹信。為了這名片，這介紹信，也為了那莫逆朋友的交情，先生花勢不能不出去敷衍一下。他只希望用兩三句話把那客人打發走，好同太太到劇場裏去領受觀衆洋溢的采聲。

帶着十分不願意的心情，先生開始走進客廳來了，一看見坐在客廳裏的客人，先生的心就不禁勃倫騰一跳，因為客人的腋下正挾着一個紙包。無疑地，這是有所干求於他的標記。這樣，就決不是兩三句話所能打發他走的了。

果然，客人一開口就叫先生着慌。

『今天天氣眞不錯！哈哈哈』！

先生心裏暗暗叫苦，經驗告訴他又要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的繞大圈子了。他是一個讀書人，他很懂得讀書人見面時的態度，讀書人大抵是文質彬彬的，因為文質彬彬，出言吐語就務忌粗野，即使有所干求於人，也不能一句話直觸到本題，必須要像桐城派祖師作八股文那樣，起承轉合，遠兜遠轉的繞上個大圈子，才不失讀書人風度。現在這『今天天氣很不錯哈哈哈』，正是一個「起」，以下還有「承」「轉」「合」三支文章要作，這教急於要同太太到劇場裏去的他怎麼等得及。他只好站在一旁，不耐煩地說：

『兄弟還有一些小事，不能奉陪多談，先生有什麼貴幹，請就賜教罷』。

客人却並不着急，他像沒有聽見先生的話一般，自顧慢條断理的作起他的「承」的文章來。這「承」的文章最精彩的地方，便是談往事敍舊誼。

『先生的大名，我在十多年前就已注意到了，那時候的許多有名的新文化刊物上，不是常常有先生的大作發表嗎

？說起來先生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功臣呢」。

先生的心裏像有許多小蟲在爬着一樣，他聽着太太的高跟皮鞋在裏面咭咯咭咯的踱方步聲，看着傭婦在屏門後面探頭探腦的模樣，眞恨不得把這個不識相的客人一頓臭罵罵將出去。不過他到底是讀書人，不是潑婦，面子上實在做不出。他只好垂頭喪氣的說：

『哦！哦！這算不得什麼』。

客人見先生不反對他的話，非常得意，似乎覺得這一個馬屁已經拍上了，便續作他的「承」的文章，列舉出許多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來，一個一個問先生認識不認識，有時還夾敍幾句他和他們的關係。嘴裏說着話，屁股却又和椅子粘在一起了。

先生氣得不可開交，他留神聽門外，門外突然起了一陣重濁的「嗚嗚——」聲，雲飛出差汽車已經開來了。在屏門後探頭探腦的傭婦連忙跑出去開門，在裏面咭咯咭咯踱方步的太太也開始走進客廳裏來。到了這時候，先生實在不能再奉陪客人作「承」的文章了，他只好趕快從「承」一跳，跳過了「轉」，單刀直入的接觸到「合」上去。

「兄弟就要出外，先生有什麼事，請趕快賜教」。

可是客人眞不識相，他只向太太略微欠了欠身子，並不覺得這已經該是他動身的時候，依舊從容不迫的要先生陪他從「承」到「轉」。

『近來文壇上「文人相輕」的風氣非常厲害，漫罵和人身攻擊到處都流行着，比較起幾年前理論鬥爭的時代，眞是相差得遠了』。

先生不作聲，他抬頭去望太太，太太正皺眉向他努嘴，意思是要他立刻撇下那客人，和她一同坐汽車去。可是先生却撇客人不下，他甚至連放下臉色來給客人看的事都做不出，他只和太太一樣皺着眉頭，希望客人自己識相，趕快說明來意，趕快滾蛋。

太太似乎有些憤恨先生的無用，自己出馬來下逐客令了。她低頭看了看手錶，向先生說：

『現在已經六點半，再過一個鐘頭，劇本就要上演了，我們必須趕快前去預備』。

先生又回頭望了一眼客人，心裏滿以為客人要是還有一些眼色，一定該起身告辭了。不料客人眞不知趣，他只把先生和太太的談話認作是夫妻間互談家常，仍舊低眉垂目的坐得像一尊菩薩一樣。先生無可如何，只得向太太施了個眼色，那意思好像說：『親愛的，不要急，再等一會兒，我馬上就可以把他打發走了』。

太太望了望客人，氣得朱顏都變了顏色，一語不發的嘟着小嘴走了進去，咭咯咭咯的重重地踏着梯級上了樓，接着樓板上便發出了「咚咚」兩響，顯見太太已經動了氣，脫下高跟皮鞋來亂拋，這時一定已經倒在牀上了，而且說不定還在抽抽咽咽的哭。

先生心又急又氣，現在他不但要担心太太和他翻臉，而且肩頭上還無形的加上了一副重担。時間比一刻前更來得貴重了。門外就停一部出差汽車，不管

你乘坐不乘坐，照老規矩總是每小時三元。三元錢，在他固然不算什麼一會事，但現在出了錢還要受氣，還要錯過領受榮譽的贊美的機會，並且還要受太太的埋怨，這把算盤却無論怎樣打來打去總打不上算。他雖是個能忍耐的人，到此也不由得要露出怨憤的神氣來了。

客人的態度却很悠閒，他仍舊在那里作着「轉」的文章。

『看先生新近的作品，覺得先生近來的意氣似乎太消沉了些，這對於青年影響很不好。我以爲先生應該勇敢一些，至少應該抱大無畏精神才對』。

先生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心想：這是什麼話？我要是勇敢一些，我將一拳打在你頭上了，我要是抱大無畏精神，我將一脚踢你出門了。但面子上他却不便露出來，他只好很不高興的隨口應了兩聲：

『唔！唔！』

忽然樓上的窗們砰的一響打開了，太太用極大極響的聲音在樓窗口喊着傭婦說：

「喂！李媽，叫汽車仍舊開回去吧，不坐了」。

這聲音使先生的心弦不自覺的起了一陣震盪，他暗暗有些代對面的客人難堪。可是客人的神經却好像麻木不仁似的，他仍舊在大作特作其「轉」的文章，從文壇轉到時事，再從時事轉到社會問題，轉來轉去的，轉一個無休無歇。

先生這時反而不着急了，他覺得反正汽車已經開走，太太生氣也已生定，今晚到劇場裏去總已成爲虛願，還是奉陪他轉上幾轉能，且看他轉到什麼時候才告終止。

客人足足「轉」了有半個鐘頭，轉到後來，轉溜了嘴，無可再轉，這才萬盤歸源的來一個「合」。

『現在有一件小事要拜託先生』。

『什麼事』？先生吐了一口氣，肩上覺得輕鬆了好幾分。

『就是這包稿子』。客人把腋下的紙包直送到先生面前去說：『聽說先生和某某雜誌的主編葉先生有交情，想請費神代爲介紹一下』。

先生的氣又湧上來了。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這緊要關頭跑了來，來了又不肯就走，把別人吵得家翻宅亂，六神不安，臨了還要麻煩人家，要從別人身上得一些好處去，這到底算是什麼一會事？他愈想愈氣，依着他的性子，眞恨不得劈手奪過那紙包來，擲到他面上去。但他的理智却不許他這樣做，他只好勉強忍着氣說：

『好！好！放在這里就是了』！

客人這才起身興辭，臨出門的時候，還不斷向先生說了幾聲：『費神！費神』！『拜託！拜託』！

先生砰的關上了門，回轉身來，瘋狂似的直衝進客廳裏去，打開紙包裏的稿子，看也不看的便把來撕了粉碎。一壁撕，一壁嘴裏不住冷笑着說：

『連做人也不會的人，那里會做文章』！

他在思量着，怎樣上樓去安慰太太。

霧的晨

蘆焚

一交冬，村裏也有好景緻，倘還不至人烟盡絕，未嘗不可以入畫的。畫家全詩人大概是同宗，不然就是貼親，所以所取的境界，都要需朦朧，據內行人言，詩和畫是愈朦朧愈好的，能教人不懂是爲上乘；誰知道！然而村莊還是可以做畫或詩的體材的，因爲初冬往往有着大霧，有大霧就要「宇宙一朦朧」。可是村舍裏存不下詩人和畫家，這幅畫布以致還是個空白。而田野間又不因爲無詩人畫家而不起霧，自己倒有些手癢癢的，以這隻不入流的筆試試看能，雖然預先已知道一定會畫成狗。但也不眞的就存心畫虎。

大淸早起，霧濃重得像烟，一縷一縷從樹梢從半空中掛下來，便成了烟的團，雲的團，然後再緩緩的溜住地面爬，然後再捲上去。逢着這樣天氣是不會有風的，所以便成立了霧的世界。它比牛奶看去還要新鮮，自由自便的捲舒着，繞住茅舍的檐角，繞住樹幹，滾過村道，似乎更沈醉在一種快樂的遊戲裏。偶或有村人走動，大約是趕集人，打水人或者檢糞人，脚下發出沈濁凄遝聲，却望不見人，間或望見一個漠糊影子蠕蠕移動。倘還有一聲咳嗽，定然格外響亮，連池畔的狗都豎耳朵來了。不過狗很乖覺，牠並不叫，這樣早是不會有什麼歹人的。牠幹什麼呢，銜住霧溜躂一圈？逗着霧的毛球玩？再不然追上母狗求歡，爲着吃醋扯腦瓜皮？然而決不。這些幹法都是很有意思的，恐怕縱然畜牲也未必不曉得，無奈牠「有意思」不來，而且也好久沒有那樣痛快過了。牠低下頭在嗅每一根樹盤根，嘴裏很饞了罷，想尋得一隻死雀兒了。可是一雙眼却老望着矮牆破屏，看是否有人家可以大嚼一頓。

茅舍的頂上有的也冒起炊烟，青色的，慢慢混進乳白的霧裏。整個村舍被霧捲着，遮掩着，像是在半空中，在冲霄的山坳裏，趕集人，打水人或檢糞人呢，簡直是神仙了。村子又是那麼甯靜，被牛奶般的霧網羅着，不，應該說浸在鮮牛奶裏，是如何幸福啊！眞是「和平的鄉村」！

可是，縱然怎樣「和平的鄉村」也會發生事端，今天狗就碰到了。

突然狂號聲起來了，銜着「和平」

的霧，似連貫而又非連貫的喊着，聲音在林子裏顫抖。『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人！……』狗也許這樣想了的。抬起頭來望望，一團霧向自己撲來，却看不見什麼。逼得牠不得不強自敷衍門面的嗶吠兩聲，要不也不成其爲狗了。但也未嘗不以爲多事，「和平的村」裏這樣的呼聲絕不比骨頭再新鮮了。

狗的感覺官能是靈敏的，似乎奔跑聲也聽見了。不知怎的那呼聲竟能蔓延全村，且拖得長長的，在梢林裏響，忽而又從茅舍裏冒出。狗是施警備之職的，發生了這樣急變尚不到場，要受瀆職的懲罰也未可知。於是決定去走走。

『也許是捉定了一隻野貓罷』。

這樣想，便覺欣然。於是決定離開池塘，不再發隻把死雀兒的瘋。然而跑不快，四條腿打輭顫，可也不甘心走慢，尋聲趕去，終于到了一帶林子裏。一株大樹下已竟聚集着六七個人。樹是楊樹，狗不用看也知道，還記得幾個月前曾撒一次尿在那根上。可是人在幹什麼呢？大清早起在這裏吵架，莫不是也餓得發瘋了？大概是發了狗脾氣，牠覺得這羣人非常好笑起來，但也不作聲。

『……我還說「九七小心」，他還應了一聲「小心」。看了看沒有什麼。整天爬上爬下，有什麼呢！……就在那裏，哪，那裏！……』

說這話的是留住，狗是記得的，沒有忘記秋天在臀部狠狠踢的那一腳。不過也希奇，怎就變得那樣子呢，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臉子被兩塊大骨頭撐着，白得像一張大棉紙糊的，不停的抽搐着，連牙也抽搐得戛戛有聲。一雙躲在兩個小洞裏的眼睜得那麼圓，圓得狗心裏都只打戰。他嘴裏流着沫，一直流到下巴那裏。他叫喊着，似乎是爭變什麼，指手畫脚的儘指着樹梢什麼地方，嘴裏還嚷着：『哪，那裏。就是那裏！』

簡直是發瘋！可是好多人偏信這瘋子，大家都在望着他，且也都聽他說。

『我說你不要打，大霧，樹滑，百生法勸你，不聽。看看……那也不該教他上去呀，人家四十多歲的人。』

這當然是留住嫂。聽她說謊能：狗心裏想。可是霧眞的不算小，一陣陣小水珠漂着，附在人的頭上臉上襤褸的襖上。留住頭上眉毛上都住得有水珠，有的竟然流下來，臉上像剛用水洗過，濕漉漉的。狗抖了抖毛，腥氣和水珠都抖了下來。大的水滴從樹梢頭落下，嗒嗒的打在泥地上同大楊葉上。但是剛靜下來，留住又發瘋了：

『誰呀，你奶奶……我還說，「九七小心，」他還應了聲，「小心。」……哪知道他竟會落下來。我說，「九七！喲喲……」哪還來得及！從那裏，哪，只一滑，還不是一滑嗎……』

『我說，就不該打棄子，不該！看看這哪値得？』

老實人馬糊叔搖着頭，半天吐出這句話。

『要活嗎！』留住眼裏格外亮了一下。但他全身還抖個不住。『什麼不都晚了嗎，只一滑呀……哪，那裏……只一滑不是都晚了嗎……』

『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還說什麼，都晚了！要知道……』馬糊叔搖着頭

，幾乎沒有哭出來。『都晚了！九七家的呢？』

大家互相望了一眼。

『可是要不滑啊？』

還是誰，狗找尋了一遍，沒找出那個人。可是牠却發現了一件東西。實在只是一件東西，一條口袋罷了，輭棉棉在地上拖着。兩腿分開着，像打拳的騎馬勢。一支胳膊壓在身子底下，大約躺下來時連身也沒有來得及翻一個。另一隻胳膊是彎上去的，似乎要打人。狗覺得希奇，躺在地下還預備打人，人不能不算是一種古怪東西。可是分多是打不成的，狗看出了破綻，因爲肘骨忽從短襖的破洞裏鑽了出來。頭在哪裏呢？找了好久，好不費事的才找了出來，原來半個壓在肩膀下。既然壓在肩膀下，總還能看見，不過找不出鼻眼在什麼地方。狗悄悄轉了一個圈子，才看出那頭是怎麼回事。人是仰脚臥着，頭却是扭在一傍，臉的大半面伏在地上，下面的一隻眼看不見，上面的一隻却看得分外清楚，因爲眼珠流出來了，黑色的半個球，上面還有血塗着掛在那裏。更奇怪的是那腦勺，怎麼歪了的呢，一面平平的像一塊板，更像一把毛刷，也有血流出來。還有那嘴，幾乎沒有將狗嚇得叫出聲來，兩排牙向外出着，當中兩顆是黃的，像同誰吵架，又像要吃狗肉。牠用鼻子着實嗅了嗅，知道是九七，想起那個瘦長長的人，還有那瘦長的臉。本是一個極和氣的人。但人永遠難以使狗理解，有一天不知爲着什麼緣故，九七居心要吃狗肉，幾乎沒被一棍打在頭上。雖然事情已有了幾天，但狗還沒有忘記，倘若這時他虎的跳起來，未必不會殺將過來，於是狗「狂狂」叫起來了，預先向九七示威。

然而九七不動，他假裝死，人眞是狡猾的東西。

可是狗這時已嗅得出，且也看見了，血從九七的嘴同鼻裏流出，像一條小河，都匯聚在不遠的窪裏，成就了一個小小的潭。狗高興了，幾乎笑出聲音。『血要比骨頭鮮多了罷，何況又是人血。』牠似乎這樣想着，其實連骨頭也足足有一年沒到嘴了。於是就試着湊過去。倒是新鮮，只嗅一嗅就知道了。不防後邊面飛來一脚，被踢了個跟斗，只好翻身打滾，一面「汪汪」叫着就逃。

逃並不逃遠，不過二十來往步光景也就站住了，決心看看這些人作些什麼。同時也就想起了人的可惡。人是不大講理的，向人家要公道往往自己皺眉。現在呢，既然不准別個動嘴，他們可要大嚼九七了罷。倒得等等瞧着，倘然能賸下幾塊骨頭，也就不虛此一行了。

然而他們並不卽時動手，還要講些什麼大道理，譬如「不得已」呀，什麼「苦衷」呀，然後再偷偷摸摸檢選最可口的拏走，要那樣似乎就光明正大了。

鄉村畢竟是「和平」的。接着從霧的後面鑽出幾個人，除了應有的吵鬧一陣子外，便是嘆息。也都想起死者的好處。彷彿九七仍然立在他們身旁，立在霧後面，樹梢上的水滴也同樣落在他臉上，他也喃喃嘆息着：『這人怎麼就死呢了。』

他也許正向這裏走來，瘦瘦的身個

，不慌也不急的走着，正表明他是一個勤謹的漢子。他長長的臉上浮起微笑，也許還多少帶一點悽苦，然而很和氣。突然間人想他死了，極其偶爾的從樹上摔下來死了，除了嘆息，便覺得一切都完了。

『怎麼就能跌下來呢？這不是——』

不等那後來者說完，留住就又叫起來了：『只一滑呀，一滑還不就完了嗎，一滑？哪，那兒！』

這是不錯的，只一滑一個人就完了。倘不滑呢，就決沒有人再過問，也決沒有人能知道了。但毛奶奶說的又有道理。

『哪能就是一滑呢，』他搗着拐杖，『青楊大仙怪下了罷。勸你不聽，還是要打(楊葉)，你掀他的家，你想想，不知道住着大仙？』

『要把這棵樹掘了哩，那也大仙？』

一個青年孩子衝着毛奶奶，氣得她只是搖頭。

『牌既摸到這一張，完了罷！』

馬糊叔幾乎哭了。他想起孩子時就同九七一起玩，現在九七一個跟斗死了。倘若昨天借給九七半瓢小米呢，也許這時九七還在樹上打葉子；可是他只一瓢。倘若九七是今天向他借呢，米已竟吃完，不借把他，也不會再抱憾了。事情竟有這麼巧！

只有立在老遠的狗覺得好笑，明明是肉擺在那裏，不吃，却發一些議論。人死了，反而裝着不知道，難道要九七自己爬進嘴裏才肯大嚼嗎？眞是些摸不透是何居心的君子！狗心裏很明白，牠才不聽那些人話，也不願聽那些教訓，反正有一天人是會將人吃盡的，這倒很好，也可以啃啃骨頭。無如人居心難測，以幾天前九七的要吃狗肉算來，縱然九七現在已經不中用，難保不會有第二個九七來，況且每個臉上也見不出有善類的字樣。未免太寒心了。不過還好，現在第一個九七總算死了，善哉，就先嚐嚐他的滋味罷。

狗想着往前湊了湊，那股新鮮的血腥又冲上鼻來，不禁口涎也都流出來了。牠向人探望了一眼，他們還在守望着九七的尸首，且還在談論着。他想人大約就要到齊了。到齊了就要動手。不要假的急，萬一被打殺，就連骨也難以到口了。於是便假裝着研究那倒在一旁的荊籃。

正埋頭研究，覺得荊籃趣味橫生之際，不知從那裏闖出一個野女人，號呼着一逕撲倒在九七身上，別的人也都圍攏去。事情有點糟了，看情形是要將九七囫圇吞下去的，那末挨了半天，連一塊骨也將難以到嘴，便「汪，汪，汪！」狂吠起來。

霧退去後，九七被一條蘆席包着埋去了。

誰也不明白他怎樣死的，只有馬糊叔懊悔着：『倘若借給他半瓢米呢……』但不久大家也就將死者忘記，雖仍然不斷有霧將這鄉村佈置分外和平。却抱憾着：人眞是蠢東西，將整塊的肉埋掉，連一塊骨頭都不肯嚥下！



潔膚美容

固本香皂

固本香皂，品質香韻，均極優良，現欲使大衆認識，及與舶來品競爭起見，定價特廉，誠價廉物美之國貨。

固本藥皂，質料精良，消毒護膚，效力偉大，用以潔手沐身，洗滌巾帕，可防止病菌傳染，洵日常必備之衛生用品。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治百咳



本品功能化痰順氣治咳止血補肺潤喉凡傷風；咳嗽；哮喘；肺炎；肺結核；氣管炎；百日咳；喉頭結核；以及其他一切急慢性呼吸器病等。

中華郵政信箱四四五號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遠東總經理 上海 華星藥行

漫畫漫話

廿四年六月號

編輯人　蔡若虹　莊啓東　凌波

發行人　黃世鈞　凌波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上海周家嘴路保定路口　電話五〇九一二號

每月一日發行　每冊二角

預定全年十二冊

國內二元　國外五元

香港及澳門三元五角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一六五九號

徵稿

（一）本刊圖畫文字均歡迎投稿，文字目前需要「漫話」一欄。

（二）來稿一經登載，文字每千字酬現金二元至四元，圖畫每幅自一元至五元。

（三）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删，否則請預先聲明。

（四）請勿一稿兩投。如須退回。請附足回件郵票。

（五）來稿請寄上海廣東路一百六十一號本社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延誤。

（六）稿費概於登出後月底結付。

7192